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(第二辑) 主编：杨晓敏

# 乡村恋爱方式

赵文辉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乡村  
恋  
式

赵文辉  
著

主编 杨晓敏

中国  
小小  
说典  
藏品  
(第二  
辑)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恋爱方式/赵文辉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2
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第二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755-7

I. 乡… II. 赵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835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开本 32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
印张 37.5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字数 715000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

纸张规格 850毫米×1168毫米

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55-7

定价 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# 我看小小说（代序）

王 蒙

小小说是一种敏感，从一个点、一个画面、一种对比、一声赞叹、一瞬间之中，捕捉住了小说——一种智慧、一种美、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、一种新鲜的思想。

小小说也是多种多样的：幽默的，抒情的，淡淡的，强烈的，掐头去尾的，有头有尾无“腰”的，动态的，静态的，叙事的，比喻的，勾勒轮廓的，只写心理感受的……

小小说又叫微型小说，微型小说之所以能“微”，多半在于一个“妙”字。汉语构词把微和妙组成一个词，叫做微妙，这本身就微而且妙极了！

微者体察入微也，还不仅是短。如果短而平，短而无味，短而有套子，再短也是冗长。

而妙即创造性与独特的内涵，见人之

与胡适之方式

所未见,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思想内涵、生活内涵与审美内涵,一以当十,短以胜长,句句抓到痒处,打到痛处,是谓妙。

小小说微到了没有说教的余地。你对生活的感受本身就必须成为艺术,没有铺陈的余地,没有打扮的余地,没有贴膏药、穿靴戴帽的余地。小小说是对作家的生活体验、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。

当然,小小说也是对语言和叙述方法的考验,小小说必须有自己的叙事逻辑和叙事语言。仅仅说“电报体”是不够的,因为电报太干巴。小小说的语言要精彩得多。

小小说最忌的是寒伧,削足适履,压缩饼干。既是小说,不论多么小,仍然有自己的天地,自己的空间,自己的明暗与节奏,自己的“概述”与“详述”的方法和变化。

大的东西人家一下子看不周全,而小小说可以放在读者的手掌中分析解剖赏玩,遮不住丑,掺不得水,总体构思全部裸露在严格的批评家与读者面前。

## 目 录

- 1 我看小小说(代序) 王 蒙
- 1 刨树
- 5 乡村恋爱方式
- 9 酒风
- 12 瞧戏
- 15 对手
- 19 借鱼
- 23 论剑
- 26 打酱油
- 29 自行车上的恋爱
- 32 装大
- 35 九月授衣

- 38 运麦
- 41 王铁嘴
- 45 水县乞客
- 48 七能人
- 52 羊肉烩面
- 55 卖牛
- 58 苦水玫瑰
- 61 一只鸡蛋
- 65 村级广播站
- 68 刘棉花
- 72 化验
- 75 素酒
- 78 柳暗花明
- 82 扫床歌
- 86 好事

90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## 创 树

时冬腊月的一天，男人吃了饭去邻居家打麻将。男人今天手气真臭，一个劲儿点炮，兜里的十块钱没几圈就输光了。欠人家的，人家不让，男人急得脸红脖子粗，说：“我还会耍赖？”人家就揭他的老底：“谁不知道你家里媳妇当家，去她手里掏钱比解大闺女腰带都费劲儿，她要不给你钱你拿啥还我们？”男人很觉脸上无光，只好腾了位子，在麻将场里待了一会儿见再没人答理他，觉得无趣便起身回家。小北风刀子一样刮着，卷起一股股雪面堆到墙根处。一到街上男人就把脖子缩进了袄领里，真冷呀！

到了家门口，却见两个汉子蹲在他家门口墙角避风，两辆破自行车像两个醉汉一样歪在一边，每辆车上都绑了一张铁铲

子。“刨树的？”男人问他们，他们点点头，身子缩得更小了一些。男人又问：“没找着活儿？”一个汉子答：“这鬼天气，喊了半天，除了一嘴雪，连个鸟也没有。”男人瞧他俩冻得脸色乌青，清水鼻涕挂在鼻尖儿下，就有些不忍，对他俩说：“去家里暖和暖和？”两个汉子捂着快要冻僵的手，连说遇上好心人了。

进屋的时候，男人瞅了一眼南墙根那棵榆树，男人有了一个想法。可是进了屋，却又不肯跟媳妇说。给两个汉子倒了白开水，拨开煤球炉让两人烤火。汉子掏出烟，男人也拿出烟，推让一番，只好交换吸了。过了一个时辰，风一下子住了，只有零星小雪飘着，两个汉子站起身。“得去寻活儿了。”一个汉子说，另一个汉子接话：“这鬼天气，寻也是白寻。”这时男人又隔着窗子瞅了一眼那棵榆树，望一眼媳妇，等两个汉子快出门了才鼓足勇气对媳妇说：“要不，把咱那棵榆树刨了？”男人说罢看着媳妇，有些不安。

媳妇正在专心致志地剪一只花喜鹊，喜鹊眼总剪不好，急得她头上快冒汗了。听了男人的问话，她连头也没抬，只“啊”了一声。男人犹豫着，不知这一声“啊”是同意了还是没听清，就又问了一遍。这次女人回答清楚了：“刨吧。”却又问：“不是还不够一根檩条？”男人不吭声，望了媳妇好一阵，才开了口：“刨吧，这雪天他俩……”媳妇没再说啥。

两个汉子听说有活儿干，浑身是劲儿，也不觉得冷了。他俩对男人说：“刨树还是老规矩，不收钱，树皮归俺，不过晌午得管一顿饭。”又补充说：“好弄饭都中，只要叫吃饱，俺的饭量大。”男人知道他们把树皮铲去

是做香的，过春节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。刨树时逢上树大了高了，他们除了铲树皮还会收一点儿钱。男人点点头。一个汉子来到榆树下，往掌心喷了两口唾沫，双手抓着树干“嗖嗖嗖”就上去了。男人心里一惊，这身手要去偷东西，厉害着呢。这时汉子从腰后抽出斧头，开始卸树杈。

媳妇也开始做饭。男人凑过来，问：“啥饭？”“大米。”

“啥菜？”“白菜，还有一疙瘩豆腐。”

男人迟疑一下，怯怯地问：“不割点肉？”

女人瞪他一眼：“才吃过两天，割啥肉？”

男人不吭了，出去瞧了一会儿刨树的汉子，进屋又对媳妇说一遍：“割点肉吧？”媳妇忽然明白了，笑了一下，说想割你去割吧。男人却磨蹭着不走，女人问：“你咋不去？”男人说没钱，女人说早上不是给了你十块钱？男人脸红了，说输了。女人心疼钱想发作，却见刨树的汉子正站在院当中，就忍住了。从兜里摸出一张票子递给男人，并白了男人一眼。男人前脚跨出门槛，后脚留在屋里，转过身问：“割几斤？”女人说：“想割几斤割几斤，还用问我？”声音很大，仿佛说给院子里的汉子听。媳妇就是这样，平时在家霸道得很，一个人说了算，可一有外人，却处处让着男人，很给男人脸面，让男人没法不死心塌地听她的。

这棵榆树对两个汉子来说是小菜一碟，很快就放翻了，开始铲树皮。

吃饭时，两个汉子见碗里稠稠的肉片，对视一下，实感意外。两人吃过饭，把树皮捆扎好，绑到车梁上，一

个汉子说：“大哥大嫂真是好心人，还专门割了肉，当客待俺呢。”媳妇又赶紧往男人脸上贴金：“都是你大哥的主意。”推了车要走，男人发现一个汉子没戴手套，这寒冬腊月的！就拿眼瞅媳妇，媳妇明白了，跑进屋里拿出一双手套递给那个汉子：“把你大哥的手套戴上，要不手会冻烂的。”汉子接了，也不会说啥客气话，跨上车却瓮声瓮气丢下一句话：“过两天俺来给你家拗一对小椅子。”

过了几天，两个汉子果真来了。在院子里点上一堆火，拣从榆树上卸下来的几根大树杈放上熏，熏软了开始拗。他们还带了钉子和扒角，拗过了又钉了一阵，一对新崭崭的小椅子放在了男人和媳妇面前。小椅子模样很乖，像两个穿了新衣裳准备过年的娃娃一样。

## 乡村恋爱方式

小亮把摩托洗得一尘不染，上蜡的时候还没忘往自己头上喷几下啫喱水。出了门，小亮不停地加油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一口气轰到五挡，十几分钟就到了李村小艳家。

小艳和她妈迎出来，一齐说：“来了小亮。”进了屋，又问：“吃了没？”小亮答吃了，小艳说：“驴才相信，你平时是不吃早饭的。”小艳妈一听，赶紧张罗去拍鸡蛋水。小艳狠狠捅了小亮一下，小亮疼得直咧嘴，朝小艳瞪眼，小艳不怕，反把小亮瞪回去：“也不给俺妈买点东西？”小亮理亏了，就嘿嘿笑。这时小艳妈把一海碗鸡蛋水端上来，小亮用筷子一挑，真是丈母娘疼女婿，海碗里卧了八只荷包蛋。

小艳在试衣裳，准备跟小亮去马桥赶

会。几天前小艳就跟小亮嚷嚷，要给自己的头发上点颜色看看，还真染成了棕色，而且又做了离子烫，很下垂，就像村口沟边的倒栽柳一样。这时小艳又试出一身三件套，脖子上还用纱巾打了一个蝴蝶结。小艳像歌星一样旋转了一下身子，衣裳料子太薄，胸前也像歌星一样鼓出来，鼓的小亮心里一热一热的，一不留神，筷子便挑了自己的鼻子。小亮一惊，赶紧埋头吃荷包蛋。

跟丈母娘告别，摩托车却没给小亮露脸。打着火，挂上挡，扭头和丈母娘告别：“您回吧。”丈母娘叮咛：“路上慢点。”谁知一松离合器却灭了火。又打着火，告别：“俺走了。”丈母娘又叮咛：“早点回来。”一松离合器又灭了火。第三次打着火，都没话说了，小亮加大油门，摩托像头受惊的骡子一样猛地一蹿，小艳吓得赶紧搂住了小亮。

出了村口，小亮忽然一个急刹车，两只硬东西狠狠顶了他后背一下。小艳问：“咋了？”小亮答：“你没看见有一个坑？”一会儿又一个急刹车，小亮说：“有一块砖头。”小艳前后瞅，却没有，一下子明白了，不觉羞红了脸，心里骂：这个鬼小亮。

两人在马桥会上看了一场杂技，打了一通气枪，吃了两碗马桥凉粉和一盘油炸螃蟹，小亮给小艳买了一双“红蜻蜓”皮凉鞋，小艳又给小亮买了一件“天地人”衬衣，最后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小亮又玩急刹车，小艳警惕着，双手使劲撑着座面，就是不向小亮身上趴。玩了两回都以失败告终，小亮急得脸红脖子粗，又把车减速了。小艳猜不透他要玩啥花招，就问他：“咋慢了？”小亮说车胎气不足不敢快跑，小艳说咱不会充

气？小亮说前后连个修配店也不见，上哪儿充气？小艳骂他：“放屁！”又指指前方电线杆上竖的一个招牌：“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瞧瞧！”招牌上“修配店”几个大字赫然入目。小亮的“阴谋”一次次地被戳穿，恼羞成怒，猛地加大油门，差点把小艳闪下来。到了李村口，却不进村一下子拐进了村口的老树林。小艳问：“咋哩？咋哩？”小亮把摩托停到一片空地上，答：“天早着呢，回家干啥，咱俩喷会儿吧。”

两人选一片草地坐下，草很绿也很干净，有一根钻进小艳衣裳里，痒痒的，怪舒服。小艳问：“喷点啥？”小亮不接话，盯着小艳看，先盯脸又往下边移，很放肆。小艳恼了，站起身就走。小亮一把拽住她，说：“开始喷，开始喷，喷咱小时候的事吧。俺在俺村树林扎过杨叶，用铅笔刀把筷子削尖，后面系一根麻绳……”小艳一撇嘴，不屑的样子：“这有啥稀罕，俺还在这儿耍过摸鱼摸虾哩。一堆人，画一个大圆，用手巾蒙住你的眼，摸住别人还得仔细摸，不叫出名字不算赢……”

小亮一听眼睛不由一亮，说：“咱俩也要一回摸鱼摸虾吧？”

小艳说两人没法耍。后来经不住小亮死缠，同意了。两人一边跺脚一边叫，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，小亮输了，先摸。小艳格格笑着拽下他的领带蒙住了他的眼。小亮把领夹塞给小艳，说你藏身上，我要是一下子摸住，才算赢。小亮开始摸，一连跌了几个跟头，才摸住小艳。小艳格格笑着，喊：“还有领夹，快摸！”其实领夹她根本没往身上藏，逗小亮玩呢。小亮嘴里说着：“我保证能摸到……”一伸手就直奔主题，紧紧攥住那两

个硬东西。小艳羞得直跺脚，小亮却不松手，后来小艳的身子软了……

两只正专心恋爱的缺翅虫差点被压住，一激灵跳开了。

## 酒 风

那一年我去延津茄庄收棉花，住在老姚家。老姚家三间破瓦房，一根梁折了用柱子顶着，地面是土地面还坑坑洼洼。我说：“老姚你也是个生意人，咋把家整成这样？”老姚嘿嘿一笑：“嗨，都叫我吃喝了，嘴没亏。”我说今儿可别麻烦，咱不喝酒。谁知到了吃饭的时候老姚变戏法一样整出满满一桌菜，菜还不孬，油光光的烧鸡、焦黄焦黄的小鱼，还有一盘绿绿的冻蒜。老姚说庄里有饭店，吃啥有啥。我真不敢相信，茄庄走三圈挑不出几座像样的房子，却能整出满桌鸡鸭鱼肉来。拆开一瓶“百泉春”，啪嗒一下掉出一只打火机，老姚儿子眼尖，一把抢了去。茄庄喝酒不用杯，用碟，一碟一两酒。老姚满上，我说下午去看棉样不能误了事。老姚“吱——”一口干了，抹

拉一下嘴：“误不了事，兄弟。”

三碟下去，我有些头蒙。老姚说空肚的事，“叨、叨”，要我吃菜。我平时就三四两酒量，见老姚又要倒酒，我赶紧挡他。老姚不以为然：“第一次来俺家，能不跟你嫂子碰一杯？”老姚媳妇儿正在擀面条，拍拍手上的面过来就端起了酒碟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和她干了。又要干第二杯，我不敢。老姚媳妇说她喝俩我喝一个，说罢喝凉水一样吱吱喝下两碟，菜也不叨又去擀面条了。老姚说你看着办吧，我只好又硬着头皮干了。胃里立即翻腾起来，我说不能喝了、不能喝了。

话未落地，风门一开，老姚在县城当牙医的二弟给大哥陪客来了。二弟一落座就从胳膊窝里掏出一瓶酒，据说是此地的规矩。二弟又要和我干，我说真不能喝了。二弟说我看不起人，我只好端起酒喝药一样喝下一碟。我说真不能喝了、真不能喝了，再喝要出酒了，下午还去看棉样呢。老姚已满脸赤红，嗓门儿高了八倍：“误不了兄弟，喝！”

这时风门又一响，老姚住的这个片的片长来了，他也从胳膊窝里掏出一瓶酒搁在桌子底下，说来迟了先罚自己三碟。喝完又要和我干，我说：“再喝……我就不中……不中了。”我的舌头明显短了。片长说老姚的客人就是俺们茄庄的客人，我代表茄庄村委……我只好求助老姚，这碟酒老姚只让我沾了沾嘴边就替我喝了。往下猜枚过圈，老姚的二弟又替我喝了不少。三瓶酒见底，老姚又开一瓶。老姚的眼睛开始一翻一翻，舌头也短了，说误不了误不了。我一个劲咬牙，把涌上来的酒压回胃里。